



吾 爱吾友 吾爱吾土

吴谷平 著

序 言

王 慧 慧

大概是从前年开始,在《大众文艺》的“书友”栏目中,不断见到署名“五谷”的文章。《大众文艺》是一本,所写并不限于书,更多是关于书的介绍,并让读者知道书的价值。记得入馆,到此频繁地出入书店,每到一个书店,总要写出一两篇文字,然后请编辑更为诧异:作者竟是一个在书店里当书记兼副总编辑吴谷平。像这样一个繁忙的岗位上,竟能有这方面的业绩,在终日为人忙碌之余为自己缝制一件色彩斑斓的衣裳,需要有多么强烈的执著精神,付出多少辛劳,是不可想象的。

今年盛夏,在北京,我和作者有了第一次见面之交,相谈颇为投契。在谈到《书友》上“吾爱吾友”主题时,把以往读过的和未曾读过的书籍从头至尾谈了一遍。通过这次交谈,更加深了对于作者的了解。

作者对书籍的酷爱会让所有这册书的所有读者感动。逛书店是他的最大爱好。出差甚至出国,首先关注的是图书和报纸。国际旅途小憩,也要便中浏览甚至认真统计国外杂志的品类,从中察觉思想动向和社会动态。没有这种对书籍如痴如醉的爱好,就不会有这册书里的六十多篇关于书的精彩文字。这些文字有的谈书,有的谈书与历史,了解社会,谈书与人生,谈书与爱情,谈书与理想,谈书与关注,有对国内外出版界所关注的热点问题,更有对书

吾爱吾友

吴谷平 著

复旦大学出版社



吴谷平，浙江鄞县人。1967年毕业于复旦大学新闻系，曾供职于湖南日报、解放日报、新闻晨报、东方网，现为文汇报党委书记、高级编辑，常用“五谷”笔名写随笔。

序 言

王梦奎

大概是从前年开始,在《文汇报》的“买书偶记”专栏里,不断见到署名“五谷”的文章。大多是每周一篇,所写并不限于买书,更多是关于书的介绍,并且每每引发出内容广泛的评论。此何人也,如此频繁地出入书店,每周至少读一本书,并写出评介文字?打听清楚后更为诧异:作者竟是《文汇报》的党委书记兼副总编辑吴谷平。在这样一个繁忙的岗位上,有这样的文字方面的业绩,在终日为人作嫁之余为自己缝制一件色彩斑斓的衣裳,需要有多么强烈的执著精神,付出多少辛劳,是可想而知的。

今年盛夏,在北京,我和作者终于有一面之交,相谈颇为投机。日前收到《吾爱吾土 吾爱吾友》书稿的校样,把以往读过的和未曾读过的文章从头至尾读了一遍,观其书而知其人,更加深了对于作者的理解。

作者对书籍的酷爱会让所有这部书的读者感动。逛书店是他的莫大爱好。出差甚至出国,首先关注的是图书和报纸。国际旅途小憩,也要便中浏览甚至认真统计国外杂志的品类,从中察觉思想文化和社会动态。没有这种对书籍如痴如醉的爱好,就不会有收录在这本书里的六十多篇关于书的精彩文字。这些文章的特点,正在于通过书籍来洞察历史,了解社会,捕捉资讯,体味人生。这里有对老一辈知识分子的关注,有对国内外出版界历史和现状的评介,更有对市

场经济浪潮中文化界浮躁表现的针砭。针砭时弊是坦诚的,直抒胸臆的,甚至是指名道姓和痛快淋漓的,没有遮遮掩掩和言不及义。文字干净利落,朴实而明快,没有时下某些文章所常见的那种矫揉造作和故弄玄虚。从专业研究的眼光来看,或许论说未必都很深入,这正表现了报业读书人的特点:广博。报人接触社会生活的各个层面,要对千变万化的事物及时而恰当地做出反应,不仅需要高昂的热情和正确的政治判断,而且需要有广博的知识和对三教九流的了解。本书从一个侧面显示出,作者在继承着中国报界的优良传统。

人类经历了“石书”时期、“骨书”和“竹书”时期、“帛书”时期和“纸书”时期,现在进入了“电子书”时期。有调查说,国人的图书阅读率在下降。我不知道是否包括了“电子书”,但据美国国家艺术捐赠基金会公布的《日益衰落的读书风气》的调查报告,美国阅读文学著作的读者 20 年来下降了 10%,9—10 岁的孩子半数以上认为阅读是无聊和过时的事。如果说,国人读书风气的衰微与现代生活节奏的加快,与市场经济浪潮下的浮躁有关,那么,在美国这样的市场经济发达国家出现了同样的趋势,想必是另有原因了。我对作者在本书最后一篇《二十年后,我们怎么阅读》中所持的论点,抱有同感,即要习惯于电子化图书时代的阅读。也许,若干年后,读纸书会成为一个奢侈,正如现时之读宋版。但无论何种图书,都是需要平心静气,认真“读”的。这也是本书作者给我们提供的启示。

2005 年 10 月 31 日

目 录

三不买	1
买本期刊看战争	3
揣本新书去看“猫”	5
关于周扬的书	8
抱回一摞折价书	11
又见草婴	14
法兰克福数杂志	17
吾爱吾土 吾爱吾友	19
中文版《圣彼得堡》	22
“摆平报堆”	25
老妇与老猫	28
生活之路	31
都是媒体惹的祸	34
隐私换铜板	37
极端便艺术么？	40
另一面	43
消暑读闲书	46
书以食为天	49
前辈的苦涩	52

55	“天亮”之后“天不亮”
58	寻梦“电影馆”
62	上海的摩登
66	对岸读书人
69	潜规则
72	民俗的魅力
75	读书的隔代
78	民俗的困惑
81	作家的读书
84	前辈的无怨
87	都是为了爱
90	前辈的执著
93	寻找前辈
97	永远的红楼
101	又见秋雨荐书
105	走近伟人
108	有情叙往事
112	美文难遮丑史
116	往事如烟不如烟
121	不落幕的建筑戏剧
125	沉重的坦诚
129	媒体时代的经典阅读
132	探访“她世界”
135	另一面的文人
139	“人要衣装 书要图装”
142	口述历史的魅力

寂寞才读书	146
愿做职业读书人	149
何必都奔性	153
学会真诚	157
流言止于真相	160
大家小书厚积薄发	163
崩溃和涅槃	166
编辑的精神支柱	169
读牧惠,感觉杂文有点冷	172
读范泉	175
与猫有缘	179
万里黄河情	183
书要对着读	187
政治家的业余	190
知识分子的妻子	194
总编的脊梁	197
邻居的教训	202
先要做人	206
开卷有益 书人有幸	210
二十年后,我们怎么阅读	213
后记	217

三不买…

别无所好,就是喜欢逛书店。周末不到书店走一趟,便会坐立不安,浑身不爽。从业媒体,学无专长,什么书都读什么书都买。现在的书店少有可以让你坐下来认真翻书,最后决定是否掏钱的。站在书架边,翻看几行短得不能再短的作者介绍、作品梗概,要作出取舍也难。于是便有了这“三不买”。

一是太宽的书不买。现在流行“大”,似乎越大越好,不光是大部头的书出得多,大开本的书也出得多。十六开的书,一行有三十二个字到三十四个字,而人眼的视角有限,最多只能平扫到二十三四个字,字多了,眼光扫不到,脖子就要转动。一页书四十行,脑瓜要拨浪鼓四十下,厚厚几百页读下来,头颈消受不起。四十年前读大学,课本多有十六开的,不过那是放在课桌上看的,还要用笔点着,生怕串行。而今坐在沙发上读书,更多是休闲享受,没有考试逼在后面,像课本一样的书不读不买就是了。

二是非常规字排的书不买。铅与火的时代,铅字字体有限,标宋仿宋正楷方体不足十种。几百年来书刊报章多用宋体排版印刷,因为宋体舒展匀称,读起来舒服不费眼力。而今电脑排字,字体几十种,琥珀体、水柱体、圆头体、细圆体,可大可小可长可扁可瘦可粗,键盘一按,几万几十万的字即刻变体,任编辑随心所欲。有的书通篇是黑体,有的用细圆体排,还有为充页数用大扁宋体排。心裁是别出

了,读者却受苦了。看到一套“日常生活”丛书,有用宋体排的也有用细黑体排,且不说几本书不统一,满满一版黑体字,像爬满蚂蚁,吓煞人,不买就是了。我真怀疑,是这几年书籍编辑的基本功下降了,还是这些年做书的人不读书了,连读书人最起码的要求都不知道。抑或是做书的人原本就不读书,只知阿堵不知书。

三不买留空太多的书。书,通过文字传递信息、传播知识,买书就是为了买书中的文字。可现在有些书没来由地留出许多空白来,空白比文字还多。如果是要写眉批评语倒也罢了,可这些装扮花花哨哨的书并不值得点评。掏钱买空白回去,实在有点蠢。

2003.03.21

买本期刊看战争…

这几天,最热门的话题莫过于伊拉克战争了。

得益于新闻媒体,我们这些平民百姓、布衣书生充分享受到了知情权。不像一年半前“9·11”的时候,能从媒体上了解到的甚少,电视播出得晚且内容少,大小报纸用的都是新华社的统发稿,哪怕在国外包括在美国派驻了记者的媒体,也大都用的是新华社稿件。今天的信息渠道比50年代《岁月无痕》的那个年代要多得多了,那时收音机没有短波,有短波的也要被“割”掉。而今天,互联网四通八达,香港的凤凰卫视、美国的CNN、日本的NHK不少地方都能看得到。你不报,大家就上网看凤凰卫视罢了,如此而已。

这次不一样,美国空袭伊拉克一开始,电台和电视台就中断节目及时滚动播出,电视台在播其他节目时还用字幕条滚动报道重要战况,中央电视台第四套节目几乎是全程跟踪。在屏幕上,不但能看到中央电视台记者在前方发回来的报道,还看到了上海电视台两位青年记者在卡塔尔美军基地采访美军中央司令部司令弗兰克斯的镜头。平面媒体更是不甘落后,八版、六版,最少也有两个版面,有通讯社的稿件,也有媒体自己派到前方去的记者发回来的稿件,还有各媒体组织专家发表的分析和评论,可谓及时、充分、丰富。这一回,不必再到网上找新闻,报上报道很充分;这一回,也不必再看CNN,中央电视台一套、四套的报道更客观公正。我们的记者编辑、我们的媒体一

点也不比别人的差！

与媒体的“狂轰滥炸”相比，出版界要冷静得多。有文章说“随着伊拉克战争的爆发，原本已‘战云笼罩’的战争主题图书无疑将呈现出更为激烈的竞争态势”。我看未必。跑了复旦周围的七八家书店，没有见到“伊拉克战争”书籍专柜，一个一个柜台搜寻过去，只在一个角落里发现了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的《美国的战争——从阿富汗到伊拉克》，2月份出版的，已经过时。媒体的全景式报道留给出版界的空间不多。一俟战争结束，公众的兴趣也就转移，谁敢冒这个风险？除了一部分军事、战争知识爱好者，除了少数研究者，大概很少有人会问津伊拉克战争的书籍。我曾问过几位出版社社长，出不出伊拉克战争的书，答案居然都是否定的。

既然书店无书可买，便去书报亭，醒目的地方挂着刚出版的《新民周刊》，封面大标题“战争，STOP”，七十二页的杂志，三分之二的篇幅报道伊拉克战争，《伊拉克战争九十六小时直播》写了两个四十八小时：布什发出最后通牒的四十八小时和战争最初的四十八小时，把报纸电视零零碎碎的报道串了起来；《战争如何展开》、《巷战：不可避免？》、《萨达姆：如何绝地反击？》、《联合国遭到“动摇”？》、《伊拉克重建五大悬念》、《谁将执掌后萨达姆时代？》十几篇文字回答人们关心的话题，还有几十幅很有冲击力的大照片。等不及战争结束，又想系统了解战争的，买本期刊看看正好。这大概是期刊介于报纸和书籍之间的优势。

2003.03.28

揣摩新书去看“猫”…

四十年前在复旦新闻系当学生时,听老师讲过一个例子,有位实习记者去采访当时正红的电影《李双双》的扮演者张瑞芳,张瑞芳问他:“看过我演的戏吗?”回答说没有,采访自然进行不下去。老师告诫我们,采访前要做点案头工作。于是,养成一个习惯,连听音乐会看歌剧也要先做“功课”。

去年,听拉赫玛尼诺夫、听马勒,照例是先找出唱片来听一遍,翻出几本音乐书“预习”。常看的是 20 世纪 80 年代杨民望先生的《世界名曲欣赏》。这套书共四本:“德、奥部分”,“俄罗斯部分”,“法、东欧部分”,“美国、北欧和西欧部分”。前两本由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后两本改为上海音乐出版社出版。当时我在长沙工作,只买到前三本(不知何处可以觅到第四册?)。第一册是 1984 年 4 月出版的,而作者的前言却写于 1979 年 10 月,可见当时出书之不易。不过,当年的书价真便宜,四百三十页只卖两元八角。当然,那年头工资也不高,大学毕业了十多年工资也只七八十元。我之所以喜欢这套书,是因为这套书不仅介绍作曲家的生平、创作年代,作品叙述的内容和抒发的情感,还有乐曲主题,第一主题第二主题怎么展开的,用什么



乐器展开。我的音乐素养只比乐盲好一点,如果不预习一下,待到音乐会上,又是不报曲目的,指挥上场,棒起曲响,不是我们听熟了的莫扎特、贝多芬、柴可夫斯基,常常会一头雾水。有一次,下半场的曲目完全没有照节目单演,演出方既不作解释,听众还照例鼓掌。今年元旦,英国皇家爱乐乐团来中国出演新年音乐会,节目单上有柴可夫斯基的《1812 序曲》,可听到音乐会结束,也没有听到那首辉煌的颂歌,据说,是乐团的定音鼓留在了上一个演出地。没有定音鼓,自然奏不出雷霆万钧之势。观众也是照例地鼓掌,我想并不是我们的观众礼貌,我怀疑压根儿是听不出区别来。

这两年上海舞台上演出的歌剧不少:《漂泊的荷兰人》、《茶花女》、《蝴蝶夫人》、《阿伊达》。去看歌剧前,我常翻的参考书是国际文化出版公司出版的《西洋著名歌剧剧作选》。译著者丁毅是中国歌剧《白毛女》的作者之一,总政歌剧团的首任团长,一生从事歌剧事业,穷十四年岁月,翻译了二十一部剧本,许多歌剧在国内还未曾排演过,剧本也是第一次翻译过来。译作者于歌剧是内行,意大利文的歌词译成优美押韵的中文诗篇,很有节奏感。可惜,丁先生自己没有看到书稿的出版。书是 1999 年出的,而丁先生却先于 1998 年作古。书,也印得少,总共两千部,刚够开印数。而 1980 年代那套《世界名曲欣赏》,印了四万册。随着人们的生活好起来,欣赏歌剧的爱好者也多了起来,而歌剧又是用意大利文唱的,不拿一本参考书,听 CD 都难。不知像丁先生这样的好书有否再版过?

看音乐剧就难找到参考书了。去年上海大剧院上演《悲惨世界》、《巴黎圣母院》,就没有找到书“预习”。这也难怪,音乐剧引进的时间本也不长。

这一次,世界著名的音乐剧《猫》来了。与演出同步,上海译文出版社推出了英汉双语剧本《猫》。出版界跟市场跟得真紧!书中除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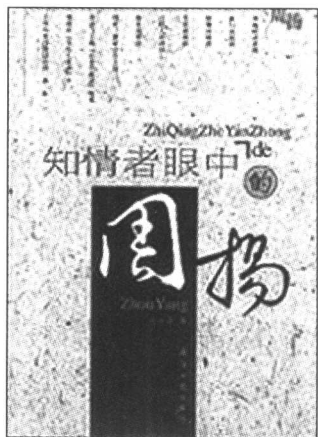
剧本,还有原作长诗《擅长装扮的老猫经》的作者艾略特和作曲家韦伯的简介,有剧中猫儿的介绍和剧照。书末还附录了带简谱的魅力猫格里泽贝拉唱的、现已脍炙人口的歌曲《回忆》:……天明,我等待太阳升起,我要为未来思虑,而我不能放弃。黎明到来,今夜就将要成为回忆。新的一天就要开启……

遗憾的是,这本书的字体怪怪的,很不好认,读起来分外吃力。不过,书的价格还算公道,二十五元一本,比到大剧院里买说明书划得来。现今剧院里的说明书要二三十元一份,豪华是豪华了,却没多少信息。不如揣本新书去看《猫》。

2003.04.04

关于周扬的书…

不久前读了一点晚年周扬的材料,所以,在书店里看到一本《知情者眼中的周扬》,就不假思索买了回来。



在长达半个多世纪的岁月里,周扬是我们党和国家在思想文化战线的重要领导人。早在上世纪30年代,他便是左联(中国左翼作家联盟)和文总(中国左翼文化总同盟)的领导人。1949年10月,新中国一成立,他就出任中宣部副部长。在他领导下曾经出版过多少种书籍,在他麾下曾有过多少作家艺术家理论家,然而有关周扬的书却很少(或许我孤陋寡闻)。在他1989年去世之后,既没有开纪念会,也很少有纪念文章发表。直到八年之后,由邓拓夫人丁一岚提议,王蒙、袁鹰任主编,才出版了《忆周扬》。据说,出书的经费还是家属卖掉了关山月、黄胄送给周扬的画而筹集的。

现在,有了一本《知情者眼中的周扬》。作者徐庆全在周扬逝世那年于历史专业硕士毕业,曾在《炎黄春秋》、《百年潮》任编辑,后调入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从1996年起,围绕周扬,他采访了三十多位当事人。书中的知情者有:周巍峙,周扬的老部下,曾任文化部副

部长、代部长、党组书记，文联主席；秦川，1936年北方左联成员，曾任《人民日报》副总编、总编辑，就是在他任上发表了周扬的《关于马克思主义的几个理论问题的探索》；顾骧，曾在文化部、中宣部工作，“文革”后帮助周扬起草过不少文稿；张禧，1946年与周扬相识，一直在文艺界工作，曾任作协书记处书记；江晓天，曾任中国文联书记处书记兼文艺理论研究室主任；还有周扬十多年的秘书露菲。

虽然是知情者，但没有为逝者讳，并没有回避从建国到“文化大革命”，周扬左得很，作风像“阎王”，在胡风、丁玲问题上，在“反右”中整过许多人，做过许多错事的事实。作为知情者，道出了许多鲜为人知的事情。特别是在“与秦川谈”中，详细记载了《关于马克思主义的几个理论问题的探索》一文发表的前前后后。1983年，在纪念马克思逝世一百周年学术报告会上，周扬作了《关于马克思主义的几个理论问题的探索》的报告，报告的第四个部分是“马克思主义和人道主义的关系”，谈到了人道主义和异化问题。3月16日，这份报告在《人民日报》发表后引起轩然大波，在中宣部的会议上胡乔木与周扬怒目相争，后来《人民日报》作检讨，班子进行了调整，一个学术问题上升到政治问题，变成了“清除精神污染”，变成了运动，幸亏耀邦同志及时制止。秦川同志年初去世，他留下的这份谈话，不只对周扬研究、对中国现代文化史的整理是一份重要资料，对新闻界也是一份弥足珍贵的史料（王若水在《周扬对马克思主义的最后探索》一文中，也有详情回忆）。

不知是不是巧合，《知情者眼中的周扬》是3月份出版的，距《关于马克思主义的几个理论问题的探索》一文发表正好二十年。今天，讨论“人道主义”、讨论“异化”，已经没有人大惊小怪了，也不会把学术问题上升到政治问题，更不会发展成政治运动了。国人所幸，学人所幸！我曾问过几位上世纪70年代出生的学文科的本科生硕士生，